

彩绘名著
CAI HUI MING ZHU

经典爱情读本

中英文
双语阅读

苹果树

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吴欣然 绘

天边的风掠过田园
梦、仙之境里
青春和爱情的
痛与美

THE APPLE TREE



45
平出版社

彩绘名著
CAI HUI MING ZHU

经典爱情读本

苹果树

中英文双语阅读



主 编——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著 者——约翰·高尔斯华绥(英)
译 文——董衡巽
绘 图——吴欣然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苹果树 / (英) 高尔斯华绥著: 董衡巽译—北京: 中国
和平出版社, 2005.1

(经典爱情读本)

ISBN 7-80201-143-4

I. 苹… II. ①高…②董… III. 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6507 号

苹果树

经典爱情读本

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

电话: 84026171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ISBN 7-80201-143-4/G · 088

定价: 160.00 元 (共 12 册) 本册定价: 15.00 元

这苹果树，这歌唱，这黄金。

——欧里庇得斯《希波吕托斯》





阿瑟斯特和他妻子在银婚纪念日^①那天，开汽车沿着荒野的边缘一路兜去，他们想在托奎伊^②过一夜，好好庆祝一番，那是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这是斯坦拉·阿瑟斯特的主意，她的秉性有点多情的色彩。二十六年前，她那对蓝色的眼睛、花一般的妩媚、恬静的脸容、苗条的身材、苹果花似的气色，具有一股奇妙的魅力，一下子吸引住了阿瑟斯特，眼下她四十三岁了，这一切虽说已经消失，却仍是一位可爱而又忠实的伴侣，她两颊略有斑点，蓝灰色的眼睛带有某种阅历丰富的神情。

是她停的车，这里左边陡坡上去就是公地，右边有一狭长林地长有落叶松和山毛榉，中间夹着一两棵松树的树林子伸向山谷，林子的一边是公路，一边是荒原和一座长长的高山。她正在寻找一处可以用饭的地方，因为阿瑟斯特从来不管这类事儿。这地方，一边是黄澄澄的荆豆叶子，一边是茵绿细软的落叶松，在四月阳光的余晖里发出一阵阵柠檬的香气——这地方，往下看得见深深的峡谷，往上是一长溜荒原的山岗，对于这个喜欢找浪漫去处画水彩画的人来说，看

① 西方风俗，结婚二十五年为银婚，五十年为金婚。

② 托奎伊：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一市镇。



来是很适宜的地方。她拿起画盒，走出车来。

“这儿行吗，弗兰克？”

阿瑟斯特蛮像留了胡子的席勒，两鬓微白，高个子，老长的腿，灰色的大眼睛神色茫然，有时候却富有深意，可以算得上美丽。他鼻子有点偏，留着胡子的嘴唇半张不张的样子。阿瑟斯特四十八岁了，他默默无言，只是拎起放食物的篮子，跟着跨下车来。

“啊呀！弗兰克，你看，一座坟！”

从公地下来的小路正好同公路交叉，并穿过狭树林的峡口。就在这公路边上，有一垄草根蔓生的薄薄的土堆，六英尺长一英尺宽，朝西的方向竖了一块石头，有人在上面扔了一根带刺的树枝、一把风信子。阿瑟斯特见了之后，动了诗人的兴致。十字路口，自尽人的坟冢！可怜的俗人，如此迷信，可是躺在这里面的倒是得天独厚，不必进那湿冷的墓穴，挤在阴森可怕、志文俗滥的坟墓中间，只消石头一块，就独享辽阔的天空，陌路人的悼念！阿瑟斯特在家里向来不想当什么哲学家，所以他不加评论，只是跨上公地，把放吃食的篮子往墙角一靠，给他妻子铺了毯子，好让她坐，她饿了自会放下素描的，他呢，从口袋里掏出穆雷的《希波吕托斯》译本。他很快就读完塞浦路斯女神^①和她复仇的故事，这会儿他抬头仰望着天空。他眼望蓝澄澄天上朵朵白云，在这银婚纪念日，渴望着——渴望着什么呢？他自己也不清楚。男人的肌体——不适应生活。一个男人的生活格调可能很高，可能一丝不苟，但总有一股贪婪的暗流，一番奢望，一

① 塞浦路斯女神：指阿弗洛狄忒，是《希波吕托斯》剧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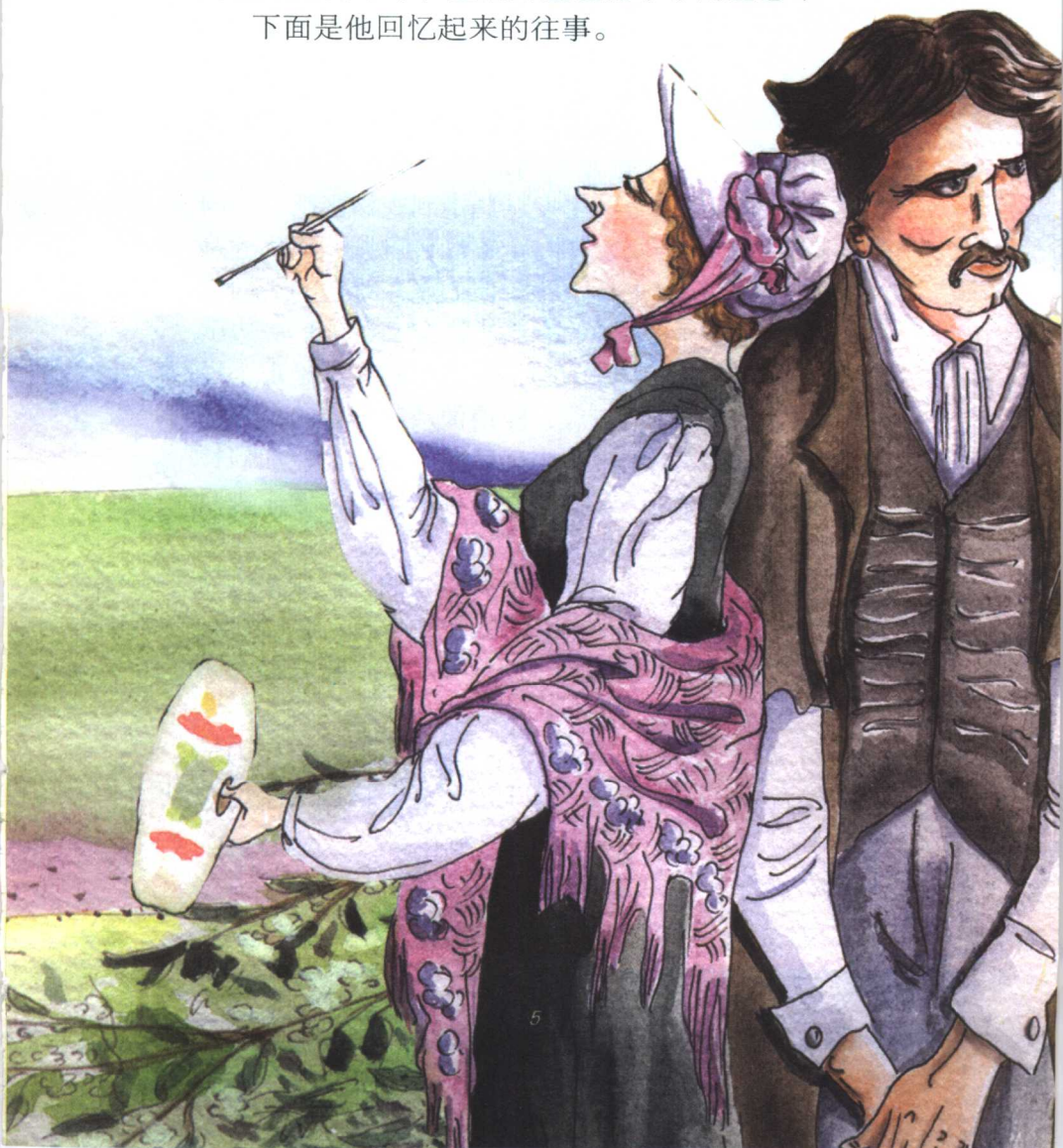


种虚度年华之感。女人是不是也这样？谁知道呢？然而，男人总是图新鲜，热切渴望新的传奇、新的冒险、新的乐趣，却毫无疑问，受到纵乐的折磨，倒不是饥饿的煎熬。没有办法摆脱！文明人啊，真是不适应生活的动物！具有美感的人，不可能想要什么乐园就有什么乐园，不可能如可爱的希腊歌队所唱的，享受“这苹果树，这歌唱，这黄金”，不可能找到人间的天堂，不可能找到能快活一世的避难所——无法同艺术作品相比。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美是永恒的，你看了、读了，永远有那种崇高、静谧、如痴如醉的感觉。人生无疑也有这样美妙的时刻，叫你意想不到的销魂时刻，但麻烦的是，它们好比太阳上面掠过一抔宽的云彩，你不可能留它们在身边，比不得艺术的美经久不变。它们一眨眼就消失，好似你在灵魂本质中见到一点闪闪发光、或者黄金般的幻象，看到它茫然沉思的景象。在这个地方，太阳暖融融地照在脸上，杜鹃在带刺的树枝上啼叫，空中飘来荆豆的香味儿——这个地方，又是细密的羊齿小草，又是星星似的黑刺李，而晶莹的白云高高地飘浮在山峦和昏昏欲睡的峡谷上空。——此时此地，才是这样的景象。但这景象一会儿就过去了——好比潘神的脸儿，躲在岩石后头瞅着你，你一看它，它就不见了。突然之间，他坐了起来。这一带景色，这片公地，这条路，他身后这堵墙，他似曾相识。刚才一路兜过来，他不曾注意到，他向来不去注意什么景色；那会儿他正想着虚无缥缈的事情，或者说什么都没想，但是，这会儿，他看到了！二十六年前，正是这个季节，正是这一天，他从离这儿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出发，上托奎伊去，他这一去可以



说永远没有回来过。他突然觉得一阵心痛；他回忆起生平的一段经历，这段美得销魂的经历，他没有能够留住，已经飘向溟茫之界；他回忆起这段被埋没了的往事，那些放荡而又甜蜜的日子，可是很快就中断了，告终了。他转过脸来，两手托住下巴，两眼望着那些短短的小草，望着那蓝色的小小的远志草……

下面是他回忆起来的往事。





. 1 .

五月一日那天，弗兰克·阿瑟斯特和他的朋友罗伯特·加顿一起读完大学的最后一年，正在徒步旅行。那天他们从布兰特出发，想走到查格福德，但阿瑟斯特因为踢足球腿受伤，走不动，可按照他们的路线，前头大约还有七英里路。他们坐在路边的一面坡上，这条路正同沿林子的一条小道交叉，他们一边歇歇腿，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反正年轻人都是那个样儿。两个人都身高六英尺，瘦得像芦苇秆似的；阿瑟斯特脸色苍白，一副空想家茫然若失的神情；加顿长得古怪，有棱有角，一头髻发，神情恍惚，像一头原始动物。两个人都有点文学气质；谁也没戴帽子。阿瑟斯特头发平滑，颜色暗淡，有点卷曲，前额两边的头发直竖，好像老是在往后甩；加顿的头发是黑的，乱蓬蓬的一团。他们走了好几英里路不见一个人影儿。

“好伙计，”加顿正说着话，“怜悯无非是自以为是的一种后果；这是近五千年来的弊病。这世界要是没有怜悯倒更好些。”

阿瑟斯特两眼望着白云，回答道：

“这可是宝贵的东西啊。”



“好伙计啊，我们现代人的一切不幸都从怜悯而来。你瞧瞧动物，瞧瞧红印第安人，只管他们自身的、偶然的痛苦；再看看我们自己——连人家的牙痛都操心。让我们返回到过去。别愁人家的事，痛痛快快过日子。”

“你永远做不到。”

加顿忧虑地拢一拢他乱七八糟的头发。

“一个人要充分发展，一定不能拘谨。感情上叫自己挨饿是错误的。一切感情都为的是一桩好处——丰富生活。”

“是啊，不过同骑士精神发生冲突怎么办？”

“啊！这真是英国人派头！你一说起感情，英国人便以为你要的是生理上的东西，于是惊慌起来。他们害怕激情，倒不怕性欲——哦，不怕，只要他们能把性欲私下里藏起来。”

阿瑟斯特没有搭话；他摘了一朵蓝色小花，朝着天空捻弄。一只杜鹃在树枝上面啼叫起来。这天空，这花朵，这鸟儿的歌唱！罗伯特又在说着痴话！他说道：

“得了，咱们走吧，找一处农家宿一夜。”他正说着话，只见一位姑娘从他们上面的公地走过来。她背衬蓝天，挎着一只篮子，你可以从她胳膊弯里见到天空。阿瑟斯特欣赏美，却不去想于他自身有什么好处，心里想道：“多美啊！”风刮着她的粗呢裙子，裙子贴着她身上，把她旧的花便帽吹得一抖一抖的；她灰色的上衣是破旧的，鞋子裂了口，两只小手很粗，红红的，脖子晒黑了。她黑色的头发是波浪形的，凌乱地盖住她宽阔的上额，脸蛋儿短短的，上嘴唇不



长，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眉毛又直又黑，睫毛长长的，颜色很深；但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却无比动人——水汪汪的，仿佛那一天才睁开来的似的。她瞧着阿瑟斯特，也许她觉得他的样子奇怪：一拐一拐的，又不戴帽子，两只大眼睛盯着她，头发往后甩着。他头上没戴帽子，没有什么好脱，只好招手表示敬意，说道：

“请你告诉我们，附近有没有农场可以让我们宿一夜的？我的腿摔坏了。”

“附近只有我们的农场，先生。”她一点不害羞，声音很好听，又柔和又清脆。

“在哪儿？”

“在下面，先生。”

“你们能让我们住一夜吗？”

“啊！我想是可以的。”

“请你引路好吗？”

“好的，先生。”

他一拐一拐地往前走，没有说话。加顿接了话茬。

“你是德文郡的姑娘吗？”

“不是，先生。”

“那你是哪儿人呢？”

“威尔士人。”



“啊！我想你是凯尔特人^①；这么说来，那农场不是你的啰？”

“是我姑母的，先生。”

“那你姐夫呢？”

“他死了。”

“那么，这算是谁的农场呢？”

“我姑母和我三个表兄弟的。”

“可你姐夫是德文郡人啊？”

“是的，先生。”

“你在这儿多久了？”

“七年了。”

“你住惯了威尔士，觉得这儿怎么样？”

“我不知道，先生。”

“我想你是不记得了吧？”

“不，我记得的！它可不一样。”

“我相信你说的话！”

阿瑟斯特突然插话：

“你多大了？”

“十七了，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曼吉·戴维德。”

“这位是罗伯特·加顿，我叫弗兰克·阿瑟斯特。我们原来想走到查格福德去。”

“可惜您腿痛了。”

阿瑟斯特微微一笑，他笑的时候样子是很好看

① 古代居住在中欧、西欧的部落，后裔今散居在爱尔兰、威尔士等地。



的。

他们往下走，经过狭长的林子，一下子就到了农场，这是一溜长长的房子，很矮，石头砌的，有玻璃窗，园子里养着猪和鸡，还有一匹老牡马，它们零零落落地散在各处。农舍后面是一座青山，山上长着几棵苏格兰杉树，前面是一座古老的苹果园，果树含苞待放，这个园子一直伸延到河边，再过去是一长片杂草丛生的牧地。一个小孩长着一副黑溜溜的斜眼，正守着一头猪，房子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她朝他们走来。姑娘说：

“这是我姑妈纳拉柯姆比太太。”

“我姑妈纳拉柯姆比太太”眼睛黑溜溜的，很灵活，像母鸭子的眼睛，她像蛇似的歪着脖子。

“我们在路上遇见你侄女，”阿瑟斯特说，“她觉得你也许会同意我们在这里过夜。”

纳拉柯姆比太太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回答道：

“可以过夜，不过你们得合住一个房间。曼吉，把那间空房间收拾一下，准备一碗奶油。我想，你们该喝点茶了吧。”

那姑娘穿过两棵杉树和一些开茶花的树丛围成的门廊，进了屋，她那鲜艳的花便帽映衬在玫瑰色的花儿和深绿的杉树之间。

“你们不到客厅来歇歇？你们是大学生吧，对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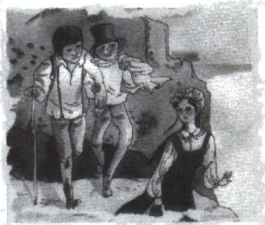
“过去是大学生，现在毕业了。”

纳拉柯姆比太太像早料到似的，点了点头。

客厅是砖铺的地，桌上一尘不染，椅子擦得发亮，



沙发里垫的是马鬃，这客厅收拾得十分整洁，好像从来不曾用过似的。阿瑟斯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双手捧住他的瘸腿，纳拉柯姆比太太看着他。他是一位已故的



化学教授的独生子，可是人家在他身上见到一副贵族气派，因为他总是那么超脱，常常对周围的人浑然不觉。

“这儿有没有小河可以洗个澡的？”

“果园尽头有条小河，可是你坐下去，水还没不到头。”

“多深？”

“嗯，也许是一英尺半吧。”

“啊！那就不错了。从哪儿走？”

“穿过廊子，过右边第二道门就是池子，池边有一棵很大的苹果树。河里还有鳟鱼，只要你有本事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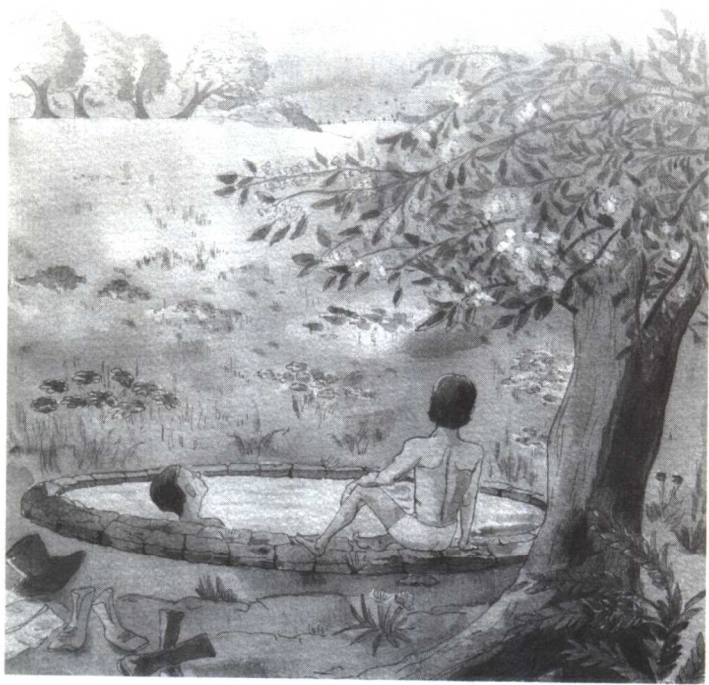
“它们倒有可能逮我们。”

纳拉柯姆比太太笑了一笑，说道：“你们回来的时候，茶就准备好了。”

这个池子是用石头拦成的，底上铺了沙子；旁边是园子最低的一棵果树，密集的树枝几乎全遮住了池子；枝上尽是叶子，花儿还没开——红色的蓓蕾正要开放。池子狭小，一次只能洗一个人，阿瑟斯特在边上等着，一面搓他的膝盖，一面放眼荒野牧地，只见满是岩石、野树和野花，再过去是一片山毛榉树，接着就是一片平整的高地。所有的树枝都在风中荡漾，



每一只春鸟都在啼唱，阳光斜照下来，草地上出现明
明暗暗的斑纹。他想到忒俄克斯托斯^①，想到威威尔
河^②，想到月亮，想到眼睛像晨露的姑娘；他想到的
东西太多了，等于什么都没有想；他只感到快活得出
奇。



①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田园诗人。

② 威威尔河：英格兰中部一条河流，汇入泰晤士河。





.2.

那顿茶点开始得很晚，却很丰富，有鸡蛋、奶油和果酱，有新鲜的薄饼儿，上头还洒了点橘黄色的果丝，喝茶的时候加顿大谈凯尔特人的问题。他说的是凯尔特民族觉醒的时期，他发现这家人有凯尔特人血统，就激动起来，把自己也当成凯尔特人了。他伸开四肢靠在马鬃沙发上，嘴角叼着一支自己卷的香烟，两只冷峻的眼睛盯着阿瑟斯特的眼睛，正在赞美威尔士人如何精细。从威尔士来到英格兰，就好比是从瓷器堕落到陶器。弗兰克这该死的英格兰人，当然欣赏不了威尔士姑娘精致的心灵和丰富的感情！他一面轻轻地抖了抖还没干的一团黑黑的头发，一面说明曼吉如何正好体现十二世纪威尔士行吟诗人某某莫尔根的作品。

阿瑟斯特全身躺在马鬃沙发上，腿伸在沙发外面，抽着一只深色的烟斗，没有去听加顿说什么话，曼吉端一盘薄饼进来的时候，他端详着她的脸儿。他



就好像见了一朵鲜花，或者自然界一件美丽的东西，可是她微微一怔，低着头出去了，轻盈无声，像是一缕青烟。

“我们上厨房里去，”加顿说，“再去看看她。”

厨房刷得雪白，墙角挂着熏火腿；窗台上放着花盆，枪支悬挂在钉子上，还有奇形怪状的杯子、瓷器和锡蜡器皿，再加上维多利亚女皇的肖像。一溜狭长的木头桌子，上面放着碗和勺，桌子上头高高地吊着一大捆葱；两只看羊狗、三只猫躺在厨房里。凹进墙里去的壁炉一边坐着两个肤色淡黄的小男孩，乖乖地呆在那里；另一边坐着一个健壮的年轻人，浅色的眼睛，红润的脸色，头发和眼毛都是亚麻色的，同他正用来擦枪管子的麻团一个颜色。纳拉柯姆太太站在他们中间，正出神地在锅里炖着一种香味十足的菜。有两个

